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初刻拍案惊奇

·2·

凌濛初 著



知识出版社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初刻拍案惊奇

凌濛初 著

· 2 ·

知 识 出 版 社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序	1
第 一 卷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	1
第 二 卷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22
第 三 卷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44
第 四 卷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岗纵谭侠	55
第 五 卷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70
第 六 卷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82
第 七 卷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103
第 八 卷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116

第 九 卷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131

第 十 卷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143

第 十 一 卷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159

第 十 二 卷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179

第 十 三 卷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臭成铁案…………… 193

第 十 四 卷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207

第 十 五 卷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219

第 十 六 卷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234

第 十 七 卷

西山观设筵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248

第 十 八 卷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279

第 十 九 卷

李公佐巧解梦中文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296

第 二 十 卷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 313

第 二 十 一 卷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342

第二十二卷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艚…………… 354

第二十三卷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370

第二十四卷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386

第二十五卷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403

第二十六卷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416

第二十七卷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433

第二十八卷

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451

第二十九卷

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 463

第三十卷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487

第三十一卷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499

第三十二卷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530

第三十三卷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545

第三十四卷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巷…………… 559

第三十五卷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583

第三十六卷

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 602

第三十七卷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郢州司马冥全内侄…………… 616

第三十八卷

占家财狠婿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 627

第三十九卷

乔势天师攘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 642

第四十卷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 656

第九卷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诗曰：

闻说氤氲使，专司夙世缘。

岂徒生作合，惯令死重还。

顺局不成幻，逆施方见权。

小儿称造化，于此信其然。

话说人世婚姻前定，难以强求。不该是姻缘的，随你用尽机谋，坏尽心术，到底没收场。及至该是姻缘的，虽是被人扳障^①，受人离间，却又散的弄出合来，死的弄出活来。从来传奇小说上边，如《倩女离魂》，活的弄出魂去，成了夫妻；如《崔护谒浆》，死的弄转魂来，成了夫妻。奇奇怪怪，难以尽述。

只如《太平广记》上边说，有一个刘氏子，少年任侠，胆气过人。好的是张弓挟矢、驰马试剑、飞觞蹴鞠^②诸事。交游的人，总是些剑客博徒、杀人不偿命的亡赖子弟。一日游楚中，那楚俗习尚，正与相合。就有那一班儿意气相投的人，成群聚党，如兄若弟往来。有人对他说道：“邻人王氏女美貌，当今无比。”刘氏子就央座中人为媒，去求聘他。那王家道：“虽然此人少年英勇，却闻得行径古怪、有些不务实，恐怕后

来惹出事端，误了女儿终身。”坚执不肯。那女儿久闻得此人英风义气，到有几分慕他，只碍着爹娘做主，无可奈何。那媒人回复了刘氏子。刘氏子是个猛烈汉子，道：“不肯便罢，大丈夫怕没有好妻，愁他则甚！”一些不放在心上，又到别处闲游了几年。

其间也就说过几家亲事，高不凑，低不就，一家也不曾成得，仍旧到楚中来。那邻人王氏女虽然未嫁，已许下人了，刘氏子闻知，也不在心上。这些旧时朋友见刘氏子来了，都来访他，仍旧联肩叠背，日里合围打猎。猎得些獐鹿雉兔，晚间就烹炮^③起来，成群饮酒，没有三四鼓，不肯休歇。

一日打猎归来，在郊外十余里一个林子里，下马少憩。只见树木阴惨，境界荒凉，有六七个上堆，多是雨淋泥落、尸棺半露；也有棺木毁坏，尸骸尽见的。众人看了道：“此等地面，亏是日间，若是夜晚独行，岂不怕人？”刘氏子道：“大丈夫神钦鬼伏，就是黑夜，有何怕惧？你看我今日夜间，偏要到此处走一遭。”众人道：“刘兄虽然有胆气，怕不能如此。”刘氏子道：“你看我今夜便是。”众人道：“以何物为信？”刘氏子就在古墓上，取墓砖一块，题起笔来，把同来众人名字多写在上面，说道：“我今带了此砖去，到夜间我独自送将来。”指着一个棺木道：“放在此棺上，明日来看便是。我送不来，我输东道，请你众位；我送了来，你众位输东道请我。见放着砖上名字，挨名派分，不怕少了一个。”众人都笑道：“使得，使得。”说罢，只听得天上隐隐雷响，一齐上马，回到刘氏子下处^④。又将射猎所得，烹宰饮酒。

霎时间雷雨大作，几个霹雳，震得屋宇都是动的。众人戏刘氏子道：“刘兄口间所言，此时怕铁好汉也不敢去。”刘

氏子道：“说那里话？你看我雨略住就走。”果然阵头过，雨小了，刘氏子持了日间墓砖，出门就走。众人都笑道：“你看他那里演帐演帐⑤，回来捣鬼，我们且落得吃酒。”果然刘氏子使着酒性，一口气走到日间所歇墓边，笑道：“你看这伙懦夫，不知有何惧怕，便道到这里来不得！”此时雷雨已息，露出星光微明，正要將砖放在棺上，只见棺上有一件东西蹲踞在上面。刘氏子摸了一摸，道：“奇怪！是甚物件？”暗中手捻捻看，却像是个衣衾之类，裹着甚东西。两手合抱将来，约有七八十斤重。笑道：“不拘是甚物件，且等我背了他去，与他们看看，等他们就晓得，省得直到明日才信。”他自恃膂力，要吓这班人，便把砖放了，一手拖来，背在背上，大踏步便走。

到得家来，已是半夜。众人还在那里呼红叫六⑥的吃酒，听得外边脚声响，晓得刘氏子已归，恰像负着重东西走的。正在疑惑间，门开处，刘氏子直到灯前。放下背上所负在地，灯下一看，却是一个簇新衣服的女人死尸。可也奇怪，挺然卓立，更不僵仆。一座之人猛然抬头见了，个个惊得屁滚尿流，有的逃躲不及。刘氏子再把灯细细照看死尸面孔，只见脸上脂粉新施，形容甚美，只是双眸紧闭，口中无气，正不知是什么缘故。众人都怀惧怕道：“刘兄恶取笑，不当人子⑦。怎么把一个死人背在家里来吓人？快快仍背了出去！”刘氏子大笑道：“此乃吾妻也。我今夜还要与他同衾共枕，怎么舍得负了出去。”说罢就裸起双袖，一抱抱将上床来，与他做了一头，口对了口，果然做一被睡下了。他也只要在众人面前卖弄胆壮，故意如此做作。众人又怕又笑，说道：“好无赖贼，直如此大胆！不怕拼得输东道与你罢了，何必做出此渗漉⑧勾当？”

刘氏子凭众人自说，只是不理，自睡了。众人散去。

刘氏子与死尸睡到了四鼓^⑥，那死尸得了生人之气，口鼻里渐渐有起气来。刘氏子骇异，忙把手摸他心头，却是温温的。刘氏子道：“惭愧！敢怕还活转来。”正在疑虑间，那女人四肢已自动了。刘氏子越吐着热气接他，果然翻个身，活将起来道：“这是那里？我却在此。”刘氏子问其姓名，只是含羞不说。

须臾之间，天大明了。只见昨夜同席这千人，有几个走来说道：“昨夜死尸在那里？元来有这样异事。”刘氏子且把被遮着女人，问道：“有何异事？”那些人道：“元来昨夜邻人王氏之女嫁人，梳妆已毕，正要上轿，忽然急心疼死了。未及殡殓，只听得一声雷响，不见了尸首，至今无寻处。昨夜兄背来死尸，敢怕就是。”刘氏子大笑道：“我背来是活人，何曾是死尸！”众人道：“又来调候^⑦。”刘氏子扯开被，与众人看时，果然是一个活人。众人道：“又来奇怪。”因问道：“小娘子谁氏之家？”那女子见人多了，便说出话来道：“奴是此间王家女，因昨夜一个头晕，跌倒在地。不知何缘在此？”刘氏子又大笑道：“我昨夜元说道是吾妻，今说将来便是我昔年求聘的了。我何曾吊谎^⑧？”众人都笑将起来道：“想是前世姻缘，我等当为撮合。”

此话传闻出去，不多时，王氏父母都来了。看见女儿是活的，又惊又喜。那女儿晓得就是前日求亲的刘生，便对父母说道：“儿身已死，还魂转来，却遇刘生。昨夜虽然是个死尸，已与他同寝半夜，也难另嫁别人了。爹妈做主则个。”众人都撺掇道：“此是天意，不可有违。”王氏父母遂把女儿招了刘氏为婿，后来偕老。可见天意有定，如此作合。倘若这

夜不是暴死大雷，王氏女已是别家媳妇了。又非刘氏子试胆作戏，就是因雷失尸，也有何涉？只因是夙世前缘，故此奇怪怪，颠之倒之，有此等异事。

这是个父母不肯许的。又有一个父母许了又悔的，也弄得死了活转来，一念坚贞，终成夫妇，留下一段佳话，名曰《秋千会记》。正是：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贞心不寐，死后重谐。

这本话乃是元朝大德年间的事。那朝有个宣徽院使，叫做李罗，是个色目人^⑫，乃故相齐国公之子。生自相门，穷极富贵，第宅宏丽，莫与为比。却又读书能文，敬礼贤士，一时公卿间多称诵他好处。他家住在海子桥西，与金判奄都刺、经历^⑬东平王荣甫三家相联，通家^⑭往来。宣徽私居后有花园一所，名曰杏园，取“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之意。那杏园中花卉之奇、亭榭之好，诸贵人家所不能仰望。每年春，宣徽诸妹诸女，邀院判、经历两家宅眷，于园中设秋千之戏，盛陈饮宴，欢笑竟日，各家亦隔一日设宴还答，自二月末至清明后方罢，谓之“秋千会”。

于时有个枢密院同金^⑮帖木儿不花的公子，叫做拜住，骑马在花园墙外走过。只闻得墙内笑声，在马上欠身一望，正见墙内秋千竟就，欢哄方浓。遥望诸女，都是绝色。拜住勒住了马，潜身在柳阴中，恣意偷觑，不觉多时。那管门的老院公，听见墙外有马铃响，走出来看，只见这一个骑马郎君，呆呆地对墙里觑着。园公认得是同金公子，走报宣徽。宣徽急叫人赶出来。那拜住才撞见园公时，晓得有人知觉，恐怕

不雅，已自打上一鞭，去得远了。

拜住归家来，对着母夸说此事，盛道宣徽诸女，个个绝色。母亲解意，便道：“你我正是门当户对，只消遣媒求亲，自然应允，何必望空羡慕？”就央个媒婆到宣徽家来说亲。宣徽笑道：“莫非是前日骑马看秋千的？吾正要择婿，教他到吾家来看看。才貌若果好，便当许亲。”媒婆归报同金，同金大喜，便叫拜住盛饰仪服，到宣徽家来。

宣徽相见已毕，看他丰神俊美，心里已有几分喜欢。但未知内蕴才学如何，思量试他。遂对拜住道：“足下喜看秋千，何不以此为题？赋《菩萨蛮》一调，老夫要请教则个。”拜住请笔砚出来，一挥而就。词曰：

红绳画板柔荑指，东风燕子双双起。夸俊要争高，更将裙带系。牙床^⑤和困睡，一任金钗坠。推枕起来迟，纱窗月上时。

宣徽见他才思敏捷，韵句铿锵，心下大喜，分付安排盛席款待。筵席完备，待拜住以子侄之礼，送他侧首坐下，自己坐了主席。

饮酒中间，宣徽想道：“适间咏秋千词，虽是流丽，然或者是那日看过秋千，便已有此题咏，今日偶合着题目的。不然如何恁般来得快？真个七步之才^⑥也不过如此。待我再试他一试看。”恰好听得树上黄莺巧啭，就对拜住道：“老夫再欲求教，将《满江红》调赋莺一首，望不吝珠玉^⑦，意下如何？”拜住领命，即席赋成。拂拭剡藤，挥洒晋字，呈上宣徽。词曰：

嫩日舒晴，韶光艳，碧天新霁。正桃腮半吐，莺声初试。孤枕乍闻弦索悄，曲屏时听笙簧细。爱绵蛮柔舌

韵东风，逾娇媚。幽梦醒，闲愁泥。残杏褪，重门闭。巧音芳韵，十分流丽。入柳穿花来又去，欲求好友真无计。望上林，何日得双栖？心迟递。

宣徽看见词翰两工^①，心下已喜，及读到末句，晓得是见景生情，暗藏着求婚之意，不觉拍案大叫道：“好佳作！真吾婿也！老夫第三夫人有个小女，名唤速歌失里，堪配君子。待老夫唤出相见则个。”就传云板请三夫人与小姐上堂。当下拜住拜见了岳母，又与小姐速哥失里相见了，正是秋千会里女伴中最绝色者。拜住不敢十分抬头，已自看得较切，不比前日墙外影响，心中喜乐，不可名状。相见罢，夫人同小姐回步。

却说内宅女眷，闻得堂上请夫人、小姐时，晓得是看中了女婿。别位小姐都在门背后缝里张着，看见拜住一表非俗，个个称羨。见速哥失里进来，私下与他称喜道：“可谓门阑多喜气，女婿近乘龙也。”合家赞美不置。

拜住辞谢了宣徽，回到家中，与父母说知，就择吉日行聘。礼物之多，词翰之雅，喧传都下，以为盛事。谁知好事多磨，风云不测，台谏官员看见同金富贵豪宕^②，上本参论他赃私，奉圣旨发下西台御史勘问，免不得收下监中。那同金是个受用^③的人，怎吃得牢狱之苦？不多几日，生起病来。元来元朝大臣在狱有病，例许题请释放。同金幸得脱狱，归家调治，却病得重了，百药无效，不上十日，呜呼哀哉，举家号痛。谁知这病是惹的牢瘟^④，同金既死，阖门染了此症，没几日就断送一个。一月之内，弄个尽绝，止剩得拜住一个不死，却又西台追赃入官。家业不够赔偿，真个转眼间冰消瓦解，家破人亡。

宣徽好生不忍，心里要收留拜住回家成亲，教他读书，以

图出身。与三夫人商议。那三夫人是个女流之辈，只晓得炎凉世态，那里管什么大道理，心里怫然不悦。原来宣徽别房虽多，惟有三夫人是他最宠爱的，家里事务都是他主持。所以前日看上拜住，就只把他的女儿许了，也是好胜处。今日见别人的女儿，多与了富贵之家，反是他女婿家里凋弊了，好生不伏气，一心要悔这头亲事。便与女儿速哥失里说知。速哥失里不肯，哭谏母亲道：“结亲结义，一言订盟，终不可改。儿见诸姊妹家荣盛，心里岂不羡慕。但寸丝为定^②，鬼神难欺。岂可因他贫贱，便想悔赖前言？非人所为。儿誓死不敢从命。”

宣徽虽也道女儿之言有理，怎当得三夫人撒娇撒痴，把宣徽的耳朵掇了转来，那里管女儿肯不肯，别许了平章^③阔阔出之子僧家奴。拜住虽然闻得这事，心中懊恼，自知失势，不敢相争。

那平章家择日下聘，比前番同衾之礼，更觉隆盛。三夫人道：“争得气来，心下方才快活。”只见平章家拣下吉期，花轿到门。速哥失里不肯上轿，众夫人、众姊妹各来相劝，速哥失里大哭一场，含着泪眼，勉强上轿。到得平章家里，候相念了诗赋，启请新人出轿。伴娘开帘，等待再三，不见抬身。攒头^④轿内看时，叫声：“苦也！”原来速哥失里在轿中偷解缠脚纱带，缢颈而死，已此绝气了。慌忙报与平章。连平章没做道理处，叫人去报宣徽。那三夫人见说，几天几地哭将起来。急忙叫人追轿回来，急解脚缠，将姜汤灌下去，牙关紧闭，眼见得不醒。三夫人哭得昏晕了数次，无可奈何，只得买了一副重价的棺木，尽将平日房奁首饰珠玉，及两番夫家聘物，尽情纳在棺内入殓，将棺本暂寄清安寺中。

且说拜住在家，闻得此变，情知小姐为彼而死。晓得枢

寄清安寺中，要去哭他一番。是夜来到寺中，见了棺柩，不觉伤心，抚膺大恸^②。真是哭得三生诸佛都垂泪，满房禅侣尽长吁。哭罢，将双手扣棺道：“小姐阴灵不远，拜住在此。”只听得棺内低低应道：“快开了棺，我已活了。”拜住听得明白，欲要开时，将棺木四周一看，漆钉牢固，难以动手。乃对本房主僧说道：“棺中小姐，元是我妻屈死。今棺中说道已活，我欲开棺。独自一人难以着力，须求师父们帮助。”僧道：“此宣徽院小姐之棺，谁敢私开？开棺者须有罪。”拜住道：“开棺之罪，我一力当之，不致相累。况且暮夜无人知觉，若小姐果活了，放了出来，棺中所有，当与师辈共分。若是不活，也等我见他一面，仍旧盖上，谁人知道？”

那些僧人见说共分所有，他晓得棺中随殓之物甚厚，也起了利心。亦且拜住兴头^③时，与这些僧人也是门徒施主，不好违拗。便将一把斧头，把棺盖撬将开来。只见划然一声，棺盖开处，速哥失声便在棺内坐了起来。见了拜住，彼此喜极。拜住便说道：“小姐再生之庆，真是冥数，也亏得寺僧助力开棺。”小姐便脱下手上金钏一对，及头上首饰一半，谢了僧人，剩下的还直数万两。

拜住与小姐商议道：“本该报宣徽得知，只是恐怕有变。而今身边有财物，不如瞒着远去，只央寺僧买些漆来，把棺木仍旧漆好，不说出来。神不知，鬼不觉，此为上策。”寺僧受了重贿，无有不依，照旧把棺木漆得光净牢固，并不露一些风声。拜住遂挈了速哥失里，走到上都，寻房居住。那时身边丰厚，拜住又寻了一馆，教着蒙古生数人，复有月俸，家道从容，尽可过日。夫妻两个你恩我爱，不觉已过一年。也无人晓得他的事，也无人晓得什么宣徽之女、回金之子。

却说宣徽自丧女后，心下不快，也不去问拜住下落。好些时不见了他，只说是流离颠沛，连存亡不可保了。一日旨意下来，拜宣徽做开平尹。宣徽带了家眷赴任。那府中事体烦杂，宣徽要请一个馆客做记室，代笔札之劳。争奈上都是个极北夷方，那里寻得个儒生出来？访有多日，有人对宣徽道：“近有个士人，自大都挈家寓此，也是个色目人，设帐民间，极有学问。府君若要觅西宾，只有此人可以充得。”宣徽大喜，差个人拿帖去，快请了来。拜住看见了名帖，心知正是宣徽，忙对小姐说知了，穿着整齐，前来相见。

宣徽看见，认得是拜住，吃了一惊，想道：“我几时不见了他，道是流落死亡了，如何得衣服济楚，容色充盛如此？”不觉追念女儿，有些伤感起来。便对拜住道：“昔年有负足下，反累爱女身亡，惭愧无极。足下何因在此？曾有亲事未曾？”拜住道：“重蒙垂念，足见厚情。小婿不敢相瞒，令爱不亡，见问在此。”宣徽大惊道：“那有此话？小女当日自缢，今尸棺见寄清安寺中，那得有个活的在此间？”拜住道：“令爱小姐与小婿实是夙缘未绝，得以重生。今见在寓所，可以即来相见，岂敢有诳！”宣徽忙走进去，与三夫人说了。大家不信。拜住又叫人去对小姐说了，一乘轿竟抬入府衙里来。惊得合家人上前来争看，果然是速哥失里。那宣徽与三夫人不管是人是鬼，且抱着头哭做了一团。哭罢定睛再看，看去身上穿戴还是殁时之物，行步有影，衣衫有缝，言语有声，料想真是个活人了。那三夫人道：“我的儿，就是鬼我也舍不得放你了！”

只有宣徽是个读书人见识，终是不信，疑心道：“此是屈死之鬼，所以假托人形，幻感年少。”口里虽不说破，却暗地

使人到大都清安寺，问僧家的缘故。僧家初时抵赖，后见来说道：“已自相逢厮认了。”才把真心话一一说知。来人不肯便信，僧家把棺木撬开与他看，只见是个空棺，一无所有。回来报知宣徽道：“此情是实。”宣徽道：“此乃夙世前缘，也难得小姐一念不移，所以有此异事。早知如此，只该当初依我说，收养了女婿，怎见得有此多般？”三夫人见说，自觉没趣，懊悔无极，把女婿越看待得亲热，竟赘他在家中终身。

后来速哥失里与拜住生了三子。长子教化，仕至辽阳等处行中省左丞；次子忙古歹、幼子黑厮，俱为内怯薛^①，带御器械。教化与忙古歹先死，黑厮直做到枢密院使。犬兵卫^②至燕，元顺帝御清宁殿，集三宫皇后太子同议避兵，黑厮与丞相失列门哭谏道：“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当以死守。”顺帝不听，夜半开健德门遁去。黑厮随入沙漠，不知所终。

平章府轿抬死女，清安寺漆整空棺。

若不是生前分定，几曾有死后重欢！

注 释

①扳障：阻碍；作梗。②飞觥蹴鞠：大杯饮酒，众人踢球。③烹炮：煮熟。④下处：住处。⑤演帐演帐：方言。鬼混；闲逛。⑥呼红叫六：高声喧嚷。⑦不当人子：犹言罪过。⑧渗漉：丑陋，可怕的样子。⑨四鼓：四更。⑩调候：开玩笑，调侃。⑪吊谎：说假话。⑫色目人：元代称钦察、回回、唐兀、斡罗思等北方外族诸姓为色目人，地位次于蒙古人，优于汉人。⑬金判、经历：均为元代官职。⑭通家：即世交。⑮同金：元代官职。⑯牙床：以象牙为饰的眠床或坐榻。泛指精美的床。⑰七步之才：指曹植七步成诗事。引申指才思敏捷。⑱珠玉：比喻语或美好的诗文。⑲词翰两工：词章和书法都好。⑳豪宕：豪华阔绰。㉑受